

《语言自迩集》单字的设置方式与启示

杨雪丽^①

[摘要] 如何处理字和词之间的关系,是编写对外汉语教材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19世纪,英国人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一书中单字的设置方式或许可以给今人一些启示。其具体做法为:教材甫始在介绍部首功能的同时,就把部首字作为学习词语的切入点;之后专章学习单字,以及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少量的散语;直至开始学习对话篇章时,才把生字以单字的形式列在课文之后。至于这些单字是单音词还是复合词中的一个语素,编者似乎浑然不觉,只是在英文注释里,有时会特别说明某字经常要跟某字结合使用。这种由字到词语的自然过渡方式,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关键词] 字词关系;语言自迩集;单字;自然过渡

The Arrangement of Characters in *Yü-yen Tzü-érh Chi* and Its Inspiration

Yang Xueli

[Abstract]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words is a question that can not be avoided in compiling TCSL textbooks. *Yü-yen Tzü-érh Chi*, written by Thomas Francis Wade in the 19th century, may inspire us today about how to deal with characters. The book first puts the radicals as an entry point for learning words while introducing the radicals' functions; then it teaches characters and a few scattered words composed by these characters in several chapters. Only until the time when dialogues are learned, then the characters are listed in the form of vocabulary after the texts. However, the author seemed to be unaware of whether these words are monosyllabic words or components of a morpheme. He just gave instructions sometimes in English comments that some words are often used in combinations. This transition from characters to words in a natural way is worthy of learning from today.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and words; *Yü-yen Tzü-érh Chit*; single arrangement of characters; transition in a natural way

^① 作者简介:杨雪丽,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1 引言

《语言自迩集》^① (*Yü-yen Tzǔ-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为当时的西方学习者编写的一部学说北京话的口语教材。先后于 1867、1886、1902 年出版了三版, 篇幅依次为四卷、三卷和两卷。2002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卫东根据第 2 版翻译的中译本。《自迩集》第 2 版共三卷: 第一卷包括发音、部首、散语、问答、谈论、践约录、语音练习、词类等八章; 第二卷是第一卷的第三章至第八章的英译文和英文注释; 第三卷包括 4 个附录和 1 个勘误表。其附录分别为: 英语词语汇编, 汉字索引, 音节表、北京话字音表, 汉字书写练习。和原版相比, 中译本在排版、内容上都略有改动^②, 但基本内容都有。

作为口语教材,《自迩集》编写得非常成功。根据文献记载, 当时不仅英美使馆的工作人员使用, 就连一向有着汉语学习传统的日本也仿照它编写自己的教材。这和《自迩集》注重实用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 汉语中仍然使用着的, 像部首、声调名称等, 编者一概沿用, 课文中使用的词语句子不仅要符合口语习惯, 还要尽量原汁原味; 而生活中已经不用的或者不适用的, 编者就大胆改革, 如弃用传统的反切注音法, 改用西式字母标注读音, 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句法等。也正是基于讲求实用的原则, 使得 19 世纪中期许多北京话的语料在《自迩集》中保存了下来, 被今天的学者视为一座“语言学史料的‘富矿’”^③,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部成功的口语教材,《自迩集》带给今人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关注的是那些出现在第二、三、四章里的单字, 也就是那些被编者单独列出的字。主要包括部首字、散语章 1 080 个单位里的单字和问答章课文后的单字。这些单字介于字和词之间, 身份并不十分明晰, 非常值得研究。

本文写作参考的是 2002 年的中译本。受文本所限, 那些出现在谈论篇、践约录英文注释里的单字词暂不讨论。

2 单字的设置方式

2.1 以部首字为切入点

部首和部首字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 9 353 个汉字分为 540 个部, 每部的首字即为部首。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和分部标准的不同,《说文解字》之后部首的数量趋于减少, 至清《康熙字典》只有 214 部。传统部首的作用有二: 其一, 给汉字“分别部居”汉字, 使其不相杂厕, 凡同一部所辖的汉字, 其形体结构中都含有该部首; 其二, 部首表示其所在汉字的义类, 现代汉语中, 除了传统用法, 在许多中文工具书里, 部首基本相当于

① 下文简称《自迩集》。

② (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 张卫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张卫东: 论 19 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 载自《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部件。

《自迩集》在第一章发音之后紧接着就是部首。对于什么是“部首”，编者是这么说的：“汉字由两部分构成，即部首(Radical)和非部首。非部首这一部分，许多汉学家都以很充分的理由同意叫它‘声旁’(Phonetic)。从某种程度而言，大多数词的声旁指示其读音。部首，也以某种程度为限，指示其意义范畴。”形声字在汉字中所占比例比较高是事实，但并非全部，威妥玛的说法无疑是有问题的。但就《自迩集》的安排方式来看，除了简单介绍部首的检字功能外，编者并没有十分着力于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来揭示部首在汉字中的表意作用，而是把 214 个部首字当成单音节词来学习，而且是多角度地学习，这集中体现在编者所设计的一个部首总表和三个部首检验表上。

部首总表一共收录了 214 个部首，其排列顺序、部首的笔画数、每个部首所举的例字均出自《康熙字典》。和《康熙字典》不同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把《康熙字典》的反切注音改为字母注音；二是对每个部首字进行了解释。讲解部首字的词义，分明就是把部首字当成单音节词来学习的。

三个部首检验表除了表(一)，其他两个表所“检验”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词义的。表(一)从部首总表的例字中挑选出 446 个单字，按笔画数由少到多进行排列，“检验”学习者是否能够“认出藏在汉字里的部首”；表(二)根据部首字的词义把 214 个部首分成 35 类，如“日月夕”“风雨气氵水”“鬼示卜鬯豆鼎鬲”等；表(三)则根据这些部首字的使用情况将它们分为“口语的”“古典的”“已废弃不用的”三类。而且，编者还专门设计了“口语部首练习”，所列词语全部是由“口语的”部首字加其他字组成的词语，如“人氏”“门氏”“人口”“户口”等。从部首总表和三个部首检验表可以看出，除了查字功能，《自迩集》更多的是把部首字当成单音节词来看待。

2.2 从单字到散语

如果说部首字是学习汉语的一个切入点，那么分布在散语章 1 080 个单位里的大批单字则意味着学习的正式开始。

散语章由 1 080 个单位组成。第 1 至 50 主要涉及句法词法，其余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位学习一个单字，三五个单位之后，会出现一个名曰“举例”的单位，例句主要是用前面学过的单字组合而成的词组或句子：多则八九个，少则三四个。例如，51 到 54 所学的单字是“知、爱、话、说”，55 的“举例”中有“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爱他不爱他？”“不大爱他。”“那人说什么？”“他说得很是。”“他说的话好。”再如，56 到 61 所学的单字有“叫、回、乏、战、躺、坐”，62 的“举例”中有“他走回去了。”“叫他回来。”“走道儿乏了。”“你站起来”“站着。”“坐着。”“躺着。”不难发现，编者在为 1 080 个单位排序时，有着明确的“分群”意图。这些“群”或大或小，“群”与“群”之间的界限虽然不是十分明晰，但同群里的字多数属于同一词族。也就是说，同群里的这些单字是构成“举例”中所举词组句子的核心词、关键词。表面上看，单字在先，“举例”在后，单字决定“举例”的词组句子；但实际上，用所学的单字组词造句才是编者的目的。组词造句是对所学单字的应用和实践，是学以致用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先学习单字，再用单字组词造句的特点，所以“举例”中的句子之间很难形成上下文关系。这也许就是散语章得名的缘由。

从单字到散句的安排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对于学习者而言，如何把所学的单字组

合成句,其复杂的过程需学习者通过另卷安排的英文注释去了解。编者在英文注释中详细解释了每个单字的读音、意义、用法,以及经常和哪些字搭配使用等。《自迩集》这样安排学习内容,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先列单字,以突出学习重点;再用所学单字组词造句,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辅以英文注释,以帮助学习者充分理解所学内容。

2.3 从对话到单字

问答章包括十篇对话。在问答章里,编者一改散语章单字在前、语句在后的做法,而把对话放在前面,把对话里的生字以单字的形式附在对话的后面。这些单字的读音、意义、用法等仍用英文注释,另卷安排。问答章单字后置,表明学习的重点开始转向对话和篇章,单字学习成为辅助。今天的初级口语教材,如果不计汉语拼音的话,大多都是从对话开始的。两相比较,今天的口语教材,一开始学习的对话即便很简单,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同步完成听说读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迩集》先以部首字作为切入点、继而再设专章学习单字,当学习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生字和常用句式之后,才开始学习对话篇章。这种单字学习在前、对话篇章学习在后的做法,无疑更符合认知规律。

大量学习单字,无疑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但成效也是显著的。这从对话章每一篇对话的数量之多中就可以看出,虽然是刚开始学习对话,但编者似乎并不担心学习者是否能够承受。原因有二:第一,对话中的大多数汉字是学习者已经认识的;第二,对话中的很多词语句子是学习者在散语章里已经接触过的。在问答章里,编者只是把之前学过的内容重新编排成对话的形式,学习者在温故而知新的同时,大大增强了所学内容的实用性。

总之,《自迩集》单字先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学习汉语首先需要识读一定数量的汉字,通过用单字组词造句的方式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同时为后续对话篇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3 单字设置方式的启示

今天的对外汉语教材,生词一般是以词为单位附在课文的后面。而《自迩集》以单字为单位的设置方法,其中的一些细节应引起今人的关注。

3.1 从字到词过渡自然

汉语字词不对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自迩集》的编者是否曾受其困扰不知道,但其单字的设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字和词的矛盾。众所周知,汉语中能够自然分割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一个字形音义俱全,看起来独立完整,很像英文里的词,所以《自迩集》的编者从部首开始就把单字当成词来教授了。一个字,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单音节词当然没问题,可是,当一个字只是一个语素,必须要和其他语素组合起来才能使用时该怎么办?这是今天词汇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自迩集》的编者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无从知道,但书里的确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没有提及并不是不存在,编者之所以没有提及,应该和编者的处理巧妙有关:在英文注释里,编者在解释一个字的用法时,会有意无意化解掉字词不对等的矛盾。例如,散语章第 51“知”,编者说“通常跟‘道’结合”;第 66“衙”,编者说“口语里不单说,要带个‘门’字”;第 64“窗”,编者说“口语里经常跟一个‘户’字”;第 100“抄”,编者说“经常跟‘写’成对儿出现”。无论是作为语素的“知”和“衙”,还是作为单音词的

“窗”和“抄”，编者浑然不察，只是在必要时指出某个字经常会跟另外的某个字结合使用；编者无须说明哪些组合是词组、哪些组合是词，因为在编者看来，单音节词和单音节语素是一样的，它们都有意义，都是要和其他字搭配使用的。

今天的教材，课文后的生词是以词为单位的。由于现代汉语以复合词为多，以词为单位进行教学，可以保持词的完整性。但是，同时也会出现“买鸡蛋的妈妈”之类的问题。于是，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就需要把复合词拆开来解释，即所谓的利用语素进行教学。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把复合词拆成语素，还是从单字到复合词、词组？两相比较，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后者的过渡要更自然一些。

3.2 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

《语言自迩集》的“自迩”一词出自《中庸》第九章：“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英文书名中的 A Progressive Cours 翻译成汉语是：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不言而喻，在作者心目中，这部教材是一部由近到远、由低到高的“循序渐进”的教材。那么，编者的“序”是什么呢？

根据章节，勾勒出一个明“序”并不难：发音一部首—单句（散语章）—对话（问答章）—谈论一篇章（秀才求婚）。如果不考虑发音部分，这个“序”是从部首字开始的。编者在介绍部首功能的同时，也把部首字当成词教给了学习者；之后，散语章单字在前、散语在后；至问答章对话在前，生字在后。完成了教学重点从字词到篇章的转换。如此看来，把教材甫始所设置的单字看成是编者心目中的“迩”和“卑”应不为过。

在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部首通常被当作解释形义关系的重要依据，用以帮助学习者准确地掌握语素义。《自迩集》把部首既当部首又当词的做法，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学习方法。

《语言自迩集》设置单字的方式方法非常值得今人学习。